

廣
註
四
部
精
華

集部
第七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七

惲子居大雲山房集精華

遊廬山記

遊廬山後記

書獲劉之協事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舅氏清如先生墓誌銘

曾潑生文正集精華

原才

黃仙嶠前輩詩序

歐陽生文集序

孫芝房侍講窮論序

日慎齋詩草序

湖南文徵序

送郭筠仙南歸序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求闕齋記

養晦堂記

畢君殉難碑記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湘鄉昭忠祠記

祭湯海秋文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隨州李君墓表

一

石瑤臣傳書後

四

鄧湘皋先生墓表

一

書莊子後

五

大界墓表

一

新甯劉君墓碑銘

一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誌銘

一

仁和邵君墓誌銘

一

苗先麓墓誌銘

一

梅伯言柏視山房集精華

鉢山餘霞閣記

一

書李林孫事

一

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

墓誌銘

一

父方來家傳

一

恥躬堂文集序

一

書楊氏婢

一

贈孫秋士序

一

惲子居大雲山房集精華

遊廬山記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瀟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絕宮亭。泊左蠡。庚辰。曦星子因往游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峯。過小山峽。駐獨對亭。振輪頓文會堂。有挑一株。方花有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為一桁。橫五老峯之麓焉。辛巳。由三峽澗涉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舍鄒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之中。復頃之。至湖端。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逐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峯而下。窺玉淵潭。憩棲賢寺。回望五老峯。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即見瀑布在空中。既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爐峯。盟於龍井。求太白之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峯寺。癸未。往瞻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峯寺。遇一微頭院。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朗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側足踰文殊臺。俯玩瀑布下注。盡其變。叩黃巖寺。跣亂石。尋瀑布源。溯溪陽峯。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峯寺。蘭雪往瞻雲。一微頭院往九江。

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晚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沉沉蒼靄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爐峯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圓相銜出。復頃之。過山皆團圓。然復頃之。則相與為一山之腰。皆奔之。其上下仍蒼靄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微。山之靈所洩也。敬故於是游所歷。皆類記之。而於雲獨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遊廬山後記

自白鹿洞西至栗里。皆在廬山之陽。開其陰益曠。興未至也。四月庚申。以事赴德化。壬戌。侵晨沿麓行。小食東林寺之三笑堂。循高賢堂。跨虎溪。卻造西林寺。測香谷。泉出太平宮。漱寶石池。甲子渡江。覽湓口形勢。乙丑返宿報國寺。大雨。溪谷皆溢焉。丙寅偕沙門無垢。藍輿曲折行澗中。即錦澗也。度石橋為錦繡谷。名殊不佳。得紅蘭數本。宜改為紅蘭谷。忽白雲如野馬。傍腋馳去。視前後人在繡紈中。雲過道旁。草木羅羅然。而澗聲清越相和。谷遂蹙半雲乎。晚試心石。經廬山高石坊。石勢秀偉不可狀。其高峯皆浮天際。而雲忽起足下。漸浮漸滿。峯盡沒。聞雲中歌聲。華婉動心。近在隔澗。不知為誰者。雲散則一石皆有一雲縹之。忽峯頂有雲飛下數百丈。如有人乘之。行散為千百。漸消至無一縷。蓋頃臾之間已如是。還天池口。至天池寺。寺有石池。冰不竭。東出為聚仙亭。文殊巖。巖上俯視石峯蒼碧。自下矗立。雲擁之。忽擁起至巖上。盡天地為繡紈。色五尺之外。無他物可見。已盡卷去。日融融然。乃復合而為繡紈。色不可辨矣。還天池口。

水至佛手巖行沈雲中。大風自後推排。雲氣吹為雨。灑衣袂。蹊坐昇仙臺。拊御碑。亭雲益重。至半雲亭。日仍融融然耳。無垢辭去。遂獨過鐵塔寺而歸。天池之雲。又含鄱嶺神林浦之所未見。他日當贏數月。殫居之。觀其春秋朝夕之異。至山中所未至。亦得次第觀覽。以言紀焉。或有發前人所未言者。未可知也。

〔註〕

一廬山

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古名南障山。一名匡山。總名匡廬。朱子以為即禹貢之敷淺原。江西之名山也。山之最高處曰五老峯。

二潯陽

江名。在江西南九江縣北。即大江也。

三彭蠡

湖名。即今江西鄱陽湖。

四白鹿洞

在廬山五老峯下。唐李渤與凡

自隨。因

吳蘭雪

名萬梁。江西東鄉人。乾隆初召試鴻博。不遇。授舉於鄉。官內閣中書。詩才與黃景仁埒。所著香樹山館集。朝鮮史曹判書金

魯敬。以梅花一籠供奉之。稱為詩佛。

六湓口

湓水入江處也。在九江縣西。今為通商口岸。

書獲劉之協事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十九年。教匪大頭目安徽太和劉之協。以訟事赴質河南扶溝。十月十五日丁酉。聞陝西白河教匪事發。跨黃羸夜走。遂入郿縣。聚徒眾作賊。自稱天王劉之協。於是陝西河南湖北四川教匪皆起。官軍剿捕降斬。以千萬計。戶部轉輸至萬萬。皇上嘉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乙卯。令分巡吉南贛寧道潯山廖公寅蒞葉縣。擒之。協送京師。伏誅西市。教匪既失本帥。遂解竄。經略額勒登保等。以次討滅。四省乃平。先是廖公長公子。以省親至葉。葉居賊衝。列兵城門為守計。長公子襟侯騎出五里所。于柳樹下。見一人貌怪偉。露膊坐。眉入于鬢。即賊黨冀大榮也。疑之。返以色目告城門兵。朱中林歸署舍。脫靴鞢。方濯足。而大榮已從之。協至城

門與中林相識。騎相語。中林給使入城。大紫指之。協曰。張掌璽也。強之入。參飲於市。而陰洩于中林。長公子聞報。徒跣赴肆中。手拉之。協佩刀。斷其禪繫。之。協俯護禪。遂扼項仆之。廖公率吏卒縛之。協擁至縣。蓋之。協敗於鄧州。去其衆。思迂道入南陽。再起。故過葉也。皇上以廖公功。賜花翎。簡放鎮江府知府。旋擢今職。河南遠官有數人。冀大紫亦賜把總銜。今益貴矣。長公子者。名思芳。敬甫在南昌。長公子不以介紹見。下馬入門。爽拔之氣。照左右。曰。思芳行天下。多願交思芳。思芳拒之。今聞兄高義。故至此。思芳不喜讀書。母混我。然忠孝大節。不敢辱知我也。其自命如此。憚子居曰。敬以屬吏事。廖公幾七年。厚德退讓君子也。及交長公子。始知公少時。常貯米竹簾負走三十里。以二親創。龍陰雨常瘡。瘡然。又聞在河南。驕帥有索賄者。力拒之。拔刀砍館垣。斷其刀。帥氣懾而去。蓋仁者之勇。發不可遏。知長公子之風為有所自矣。

註

①劉之協。白蓮教匪首也。傳教授徒。滿川陝南北。嘉慶初。奉河南王氏子發生。

者不可勝計。荆宜之民遂反。四川失業之民應之。分道擾陝西。有統之富及齊林長王氏等。皆敗得善戰。經七年。額勒登保。楊遇春。那彥成等。討平之。

廖寅

清臨水人。字亮工。號復堂。乾隆舉人。知葉縣。緝獲教匪劉之協。

保滿洲正黃旗人。姓瓜爾佳氏。字珠軒。乾隆間從征緬甸。全川。臺灣。廓爾喀。苗疆諸部落有功。嘉慶間平三省教匪。官至御前大臣。太子太保。封三等公。

年誼忠

④瘡瘡

音習。小痛也。

都昌元將軍廟碑銘

天下有形必有神。而有血氣者最驗。有血氣之中。毛羽鱗介並在五蟲。而人為最驗。人之骨肉

筋血毛髮一體也。而心為最靈。人心之神。與毛羽鱗介之神。推之天地之神。昭明肝鬲。微分巨合。充塞乎無間。是以日月之明。山嶽之成。江湖之盈。其積形之神。與有血氣者常住。而人之所接。皆以人之事事神。為之像設。為之廟庭。為之姓字酒醴。為之官爵名號。蓋神之依于人道。固如此。然而神依于人。以為禍為福。而所憑或假之毛羽鱗介者。何也。其物皆老則血氣聚。聚則變。其物若有知若無知。則血氣專。專則通。日月山川江湖。即以其神之變與通者憑之。故聖人能知萬物之情狀。而後能知鬼神之情狀。都昌元將軍。自明洪武中。敕封。附祀于左蠡山之湖神廟。嘉慶十有四年。江西巡撫先福公立廟。特祀。奏請加號。敕封顯應元將軍。公用古碑法。勒部咨於石。敬與都昌知縣陳君煦交。過左蠡。為碑文言其所以神。以發明朝廷進退百神之意。義詒陳君。使立石於廟庭。銘曰。

萬物之動。一道所蕃。法法渾渾。根支萬千。其分如沙。其合如水。神哉神哉。何此何彼。惟元將軍。黑帝股肱。雲旗千尋。指揮鯨鵬。左蠡之山。據湖三面。爰宅將軍。為門為殿。天子之命。顯應孔昭。萬艘安行。五兩蕭蕭。水之為波。乃氣之流。以理平之。微於絲忽。上達九天。下通九淵。將軍所居。其雲沛然。吏走民奔。擊鮮進旨。鼓鐘絃絃。將軍歆此。天子甚聖。百神是懷。滌江障海。萬福具來。

註

①肝鬲

分也。

②黑帝

神名。

③五兩

候風。

④絃絃

音宏。

⑤黑帝

神名。

⑥五兩

候風。

⑦絃絃

音宏。

⑧黑帝

神名。

⑨五兩

候風。

⑩絃絃

音宏。

⑪黑帝

神名。

⑫五兩

候風。

前四川提督董公神道碑銘

高宗純皇帝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傳送行在。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為逆狀。對甚悉。復言。臨底木達時。四川提督董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烏槍數百。幹環擊殺之。先是在軍諸大臣。劾董公失守要隘。純皇帝從公之子聯毅等伊犁。至是。赦還。復聯毅舉人原資。賜內閣中書。聯毅等乃招魂葬公于城南之兆。公諱天弼。字霖蒼。先世明永樂中。自無為州遷大興。遂世為大興人。曾祖大才。祖承詔。父其倫。皆贈明威將軍。母劉氏。贈淑人。公雍正十年。武進士。授四川提標前營守備。從討占對。升馬邊營都司。從征大金川。軍功加三等。升義遠營游擊。大金川旋請降。罷師。升章臘營參將。調綏寧營。再調提標中營。率師討巴唐平之。升維州營副將。小金川與黨霸爭地。公單騎入其境。諭以禍福。兩土司皆聽命。郭羅克者。黑帳房部落也。掠衛藏入貢。剽麻僧。公奉總督撤出黃勝。聞察之。郭羅克不承。公夜合雜谷兵。通賊巢。先發烏槍驚其馬。羣馬盡逸。賊不得遁。生擒其酋麻茲滾布。得所掠物。事定。升松潘營總兵。旋賜花翎。升四川提督。乾隆三十六年。小金川酋僧格桑復叛。圍沃日土司於達園。公由卧龍關往剿。拔密耳。賊據斑欄山死守。公仰攻八日。糧盡。士卒拔草茹之。不得已。退兵至關。大學士溫福。公自雲南來。亦至關。公請統大軍堅守。自將重慶兵一千。循黃草坪救沃日。道甲金達山。較斑欄尤陡峻。不可上。乃下令軍中求間道。得近山得勝溝。溝在兩崖間。崖壁高數仞。賊夾溝設守。卞崖上。會大風雪。公將健卒夜伏馬鞍山溝中。賊守者皆不覺。遂直抵達園。破賊達園圍始解。乘勝拔日隆關。迎大軍會于關下。時大軍久不得。公軍問。

諸大臣已劾公追挽。而公以用奇大勝。得免死為卒伍。將兵五百人守資利寨。參贊額駙王色與公論軍事。大奇之。入請。賜副將銜。拔曾頭溝。升重慶營總兵。拔卓克。采復。賜花翎。拔橫梗山。梁抵谷葛。復繞坎竹溝。間道進攻。燒大木城一。旁擊碉寨數十。皆下。連拔沒藥山大版昭。復迎大軍會於布朗郭宗。時南路參贊阿桂公。亦拔美諾賊巢。僧格桑由底木達賊巢。竄入大金川。大軍拔底木達。是役也。公常為軍鋒。而得勝溝坎竹溝之捷。冒死入險地。以迎大軍。功為最。三十八年。純皇帝聞大金川首索諾木。嘗助小金川。命溫福公為定邊將軍討之。摺公為四川提督。守黨霸。將軍奏底木達新定。乃賊巢。且諸軍要隘。公宿將。宜鎮之。與兵五百人守底木達。底木達當賊衝。勢危甚。而將軍復調兵三百赴大營。其後路接應兵一千二百亦微之。當是時。將軍自屯木果木。軍屢勝之後。不以賊為意。七圖葛拉爾思甲布等千餘人乘軍情。因先後詭降。將軍聞軍門納之。使雜廝養。七圖安堵爾等因得入大營。誘降人為內應。且探知底木達兵弱。無後援。遂定計先犯底木達。道通即劫木果木大營。六月初一日。賊自山後擁眾來犯。公遂遇害。年六十二。後九月。賊劫大營。將軍亦死焉。公貌瓌瑋。美須髯。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前。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常索之。公曰。天賜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嗚呼。孰知公之志。以此竟不遂哉。後純皇帝命阿桂公為定西將軍。進戰皆捷。僧格桑死。獲其尸。攻克索諾木賊巢于葛拉依。俘送京師。設鎮安營鎮其地。如公所預策焉。今皇上御極。錄死事俊。予公世襲恩騎尉。公配吳夫人。繼田夫人。子六。長聯毅。由中書為淮安府表。

河同知。次聯理。與公同死事。次聯璽。縣學廩生。次聯琛。聯珩。早卒。次聯琯。國子監生。女七。俱適名族。公沒三十八年。陽湖憚敬為文。刻于公墓之左。銘曰。

天縱高宗。收諸逆夷。歸四海家。將將臣。臣罪罪功。功慄不敢。公起遠。疏志攫鯨鯢。擲之泥沙。將尊師。微為賊所窺。來蹈其瑕。生誣幾死。死誣不生。孰說而嗟。高宗至明。死興其孤。生高其牙。將士感銜。皇武所周。廓無垠涯。公神之行。沛然江流。勢不可遏。二馬尚從。歷塊蹶塵。上躡蒸霞。刻石墓左。公顧領之。我銘無夸。

註

①金川

源名。在四川西北邊境。即大渡河之上游。又有小金川。

②僧格

桑小金山。

旺子。乾隆時澤州人。僧格桑代主其地。與大金川土司地。③溫福。滿洲人。乾隆時補。④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⑤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⑥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⑦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⑧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⑨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⑩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⑪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⑫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⑬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⑭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⑮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⑯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⑰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⑱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⑲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⑳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㉑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㉒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㉓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㉔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㉕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㉖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㉗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㉘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㉙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㉚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㉛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㉜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㉝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㉞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㉟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㊱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㊲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㊳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㊴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㊵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㊶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㊷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㊸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㊹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㊺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㊻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㊼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㊽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㊾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㊿阿桂。滿洲人。乾隆時補。

舅氏清如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環字清如。一字夢陽。自號東里居士。而清如之字特著。士之能學者皆稱之曰清如先生。先生少時喜兵家言。後出入于縱橫家法家。最喜道家雄雌白黑之說。推陰陽逆人事盈虧。其緒餘為步引芝菌神鬼誕欺怪迂之術。皆好之。為文章峭簡精強。必已出。讀書條解支離。鑿虛躡空。旁挾曲導。必窺意理之所至。四十後為陸象山王陽明二家之言。已又以為未盡。反之張子邵子之說。益先生之學凡五變。而精力亦彫涸不足以赴所志矣。然好古求是。克治強

勉為之子天下不為之日。有篤老不變者。先生教人諄諄必數千言。反覆之如創心著地。示以必信。如旁翼後推。必引之康莊。坐之奧室。不計其人何如。亦時或不置一語。而意已可喻。先生接人。腐生賈客田翁。皆欲導之於善。而責貴人為甚。常言為己一介不可苟。為天下計不可守苛節。無益於時。時獨身至海塘河工度地勢。求聖祖高宗之所講明者。強聒之當事。一再見屏勿恤。湖北教匪初起。先生以為嘉勇貝子方以勦逆苗駐湖南。苗自守賊不足慮。宜急徵兵至湖北。期一月掃除。勿使蔓延。昏暮走大學士誠謀。英勇文成公及大學士忠襄伯之門。欲白事門者拒之。最後至大學諸城劉文清公之門。得入。文清公謝不敬。遂怒而出。而城門已闔。不得已宿於護軍校之通舍。其拳拳于世如此。年二十四補縣學附生。二十七補廩膳生。五十一充歲貢生。五十七本省鄉試中式。六十六大挑二等。留京師。泰與千叟宴。七十選甘泉縣訓導。嘉慶十一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官。年七十七。曾祖留耕府君諱垣。祖琢菴府君諱章。府學生父賓石府君諱之罕。府學生。地贈文林郎甘泉縣訓導。前母段孺人。母卜孺人。皆贈太孺人。配朱孺人。子二。長旦興。順天舉人。以好奇遠遊。不知所往。次旦熟。國子監生。女一。適袁穀。孫良弼。國子監生。旦興出。同產姊一。適卜師誠。妹一。敬母太孺人也。先生出榮陽鄭氏。始遷祖光遠。南唐保大中自歙來。丞晉陵。遂世為武進人。南唐以前系絕無可考。其附會皆非也。銘曰。

南宋季葉。以儒居奇。賢公與卿。其下擁徒。鉤帶百千。或攘而爭。有明變學。別推波流。背古式程。于子縫掖。為說為迂。大道其盲。惟我聖清。束天下術。收之朝廷。士愚而循。應科歷官。如水地行。

先生大呼。排道學門。衆睽且驚。如負千鈞。夜登崇阿。桀不得征。繫聞先子。先生之學。廢人任己。任己之極。刻思而一。通天地始。廢人之極。外無應者。卒隘於理。聖門狂狷。不逆所稟。行乃不違。嗚呼先生。志勤言勞。知者其誰。

〔註〕

①張子邵子

謂張載邵雍也。人之學以易為宗。

②

誠謀英勇文成公

即阿桂也。

③劉文清

即劉攄也。字崇如。號。

石庵。善書。名滿天下。卒謚文清。

④桀

同。桀。具也。收。

曾滌生文正集精華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哉。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追。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應。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為之。數十年之後。有萬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註〕

①戢戢

衆多貌

②陶鑄

陶為範土

鑄為鑄金。皆可以造器。引中為造就人才之意。

③惴惴

憂懼貌

惴惴其德

惴惴其德

惴惴其德

惴惴其德

惴惴其德

惴惴其德

惴惴其德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執。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未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未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間者。太乙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邃。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豪之榮華。而以為喜。秋豪之摧挫。而以為愠。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沾沾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與旦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童而不息。以嘔嚔寒淺之語。而視為鐘鼎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間以其餘。發為詩章。又能棄故攬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為宏為隘。為謙為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譏。因為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

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註〕

①太乙

又名太一。山名。即南山。一本作泰山。即

②沾沾

言輕快也。

③鈞研

謂窮理研究聲韻也。

④伊嘯

小兒語聲。

賦詩。舟兒。女自晚。少。

⑤松滋

縣名。今屬湖北荆南道。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龜善為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為而受法於劉君大槐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厯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為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為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為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襄珍

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淑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遠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探攬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無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為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取。傳之五十六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為大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為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瘞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鎮喜往從。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逍遙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聲。歟。也久矣。觀生之為。則宜直足音而已。故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